



他，从未走远

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特别报道

专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 反腐与改革 是邓公思想的接力

上接B01版

“我们的改革 是怎么来的”

60万字的稿子多次推倒重来，每集几千字的详细大纲修改了十几稿，剧本大幅度修改至少有三次，最终呈现出现在的48集电视剧。

这种对史实追求的执着和认真打动了每一位演员。马少骅说，他拿到剧本时，像是看到解密的中央档案，乃至感到场场难演，“现在想起来都害怕。”

这种真诚也打动了邓家人。

为了真实，邓家人投入了很多的热情，演员与邓家人的沟通非常多。马少骅经常和邓林打电话交流，很多戏也是在邓家实景拍摄的，邓家每个人都进行了大量的指导，同时又不过多干涉。“他们都看着剧组在拍摄，没有一个人过来打扰，是远远地看着。如果剧组有什么疑问，他们会马上过来帮忙。”一位主创人员说。

邓家人唯一要求来自化妆。“邓家人希望不要把父亲画得太老了。”马少骅感慨地说。

让邓小平

和当下现实互动

热播期间，国内的理论界与寻常百姓，正在中央反腐和深化改革的探讨中，细细品味启动改革的国家新老领导人的异同。

电视剧被赋予诸如“高层政治生活日常化”，“放开话语‘堰塞湖’”乃至“深化改革启示录”等现实意义。

电视剧恰恰也给予这种舆论一种“土壤”。《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没有单一展现邓小平，而是塑造了50多位历史人物，以及医生、学生、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士，全景展示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状态，反映改革的真实背景，也给予每个观众追索自身现实意义的想象空间。

主创人员会故意设置一些“闪回”，让人们寻找过去的“现实意义”。

正确评价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成为剧中一个难以表达的情节，主创人员增加了邓小平一个简短的回忆：胡乔木找到邓小平，请他为新设立的“八七会议”陈列馆题词。两个人第一次交流时的场景，已经把如何评价悄然暗示给了观众。

“邓小平说，决不能腐败，战场上出现这种事情啊，那就是杀头。”适逢国内反腐风暴进行，在四川广安看过邓小平的一些照片和史料后，主演马少骅的历史“穿越”感更加强烈。

“拍什么戏我都要找到这个戏的现实意义，哪怕是古装戏。我演什么戏都和现在的形势挂钩，我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为何要逃避现实呢？”马少骅一脸严肃。

龙平平的感受则更多，他反映的不只是一个给儿子擦粉的邓小平和命悬一线的邓小平，而且还要反映人们的诉求，让邓小平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互动。

当被问及为什么一部2009年创作的电视剧，能够与当前的改革契合时，龙平平坦言，“今天的改革，那时我看到了”。

“躲什么躲！老子大不了当谭嗣同第二！”当剧中人夏建国说出这句话时，龙平平希望今天的人们可以了解，国家曾经到了这个份上，邓小平已经被“刀架在脖子上了”，一定要让今天的老百姓看到，当年是多么惊心动魄。

“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龙平平说，改革开放30多年了，很多人认为国家自然而然也会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我们就是要还原这段历史，让大家知道今天的新生活是怎么来的，矛盾是多么尖锐，这正是我们创作这个剧的意义。”

龙平平在论文中曾谈及邓小平尚未实现的一些理论构想，以及今天深化改革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今，他对邓小平的理解终于真实地告诉了更多人。

“至少100年，离不开邓小平。”龙平平说，当前的社会主要问题没有变，因此这段历史和今天一定有很重要的联系和意义。

马少骅说，现在习近平的改革和邓小平当年的作为，其实很像，习近平延续了邓小平的很多作风，“习近平很邓小平”。

周锷更希望让老百姓看清楚：只要渡过了眼前的艰难险阻，未来是多么光明美好。



8月8日，石仲泉接受齐鲁晚报记者专访。

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对上一次改革的重温与思考正在党内的理论与实践“发酵”。

8月8日，齐鲁晚报专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他看来，我国30多年来的两场改革攻坚，恰恰都是从整肃党的纪律和人的思想开始的，并将改革推向深入。一场席卷全党的反腐风暴，犹如当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一样，引发的不只是当前中国官场的地震，还有选拔任用干部标准的重新思索。如今，邓小平那句“路线确定了，也要有人来执行好”，在这一背景下更富含深意。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李晓荷 吴霞

政治与道德并重

齐鲁晚报：邓小平曾说，治理国家的路线确定了，也要有人来执行好。从这句话来看今天的反腐，有何借鉴意义？

石仲泉：过去一个时期评价官员，比较看重政治态度。只要拥护改革开放，拥护中央决策，还有工作能力，就觉得这个同志不错，但是道德方面，比如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视为生活作风之类的小节问题，看得不是很重，其实小节问题会慢慢变成大节不保的。

齐鲁晚报：贪腐分子除了权钱交易，往往还有权色交易。

石仲泉：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从公布的材料看，爬上高位的贪腐分子，没有听说他们怎么反对改革开放，往往因为他们有政绩被提拔很快，但是，他们的道德品质不过硬，掌握一定权力后就把握不住自己，经不住钱、色诱惑，堕落了。所以，政治之德与道德之德的背离，已成为目前官场的一个突出现象。

齐鲁晚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央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

石仲泉：我觉得从十七大开始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在报告中提出了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十八大非常突出地强调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存在道德失范问题，要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党员干部要重品行，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今年五四，习近平在北大的讲话，谈到小德大德的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不能仅仅看政治立场怎么样，还要重品行、重精神境界，即道德之德。

齐鲁晚报：政治立场也重要，但是就目前干部存在的突出问题来说，反对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已不是最主要的了。

石仲泉：目前干部存在的问题，主要方面是道德品质问题。你再有能力，道德品质不行，那绝对不能用你。

齐鲁晚报：政治与道德，在选拔任用官员上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把握？

石仲泉：这两个方面并重，不能重此轻彼。党员干部特别重要的领导干部，在道德方面有缺陷，会影响党的形象，败坏党的声誉。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听到不少不满的声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贪腐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老百姓当然不满意。现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教育党员干部真正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齐鲁晚报：有一个词叫“正本清源”，反腐是否可以看作党员干部队伍的自我净化过程？

石仲泉：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思想上的“正本清源”，明确是与非。反四风，就是干部队伍自净过程，是要由表及里，教育党员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要把全党干部的脑袋瓜洗一洗，去掉那些谋私利的坏思想，强化那些“为民、务实、清廉”的好思想、好作风。

从反腐来看， 改革进入新阶段

齐鲁晚报：您之前参与起草过党的重大历史时刻的一些决议，在您看来，如今反腐已涉及到周永康这一级别，这一阶段或党对贪腐和贪官的查处力度在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石仲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十八大以后的反腐是空前的。省部级干部这一级别，十八大以来已经有近40人被查处，而且反腐到了政治局常委一级，过去是没有这么大力度的。

苏荣是副国级，周永康属于正国级，按照公职来讲，这是中国公职最高级别的官员，周永康和国家主席、总书记都是一级的。

齐鲁晚报：从党的发展角度看，怎么看待和评价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作为？

石仲泉：从反腐来说，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齐鲁晚报：怎么理解这个新的阶段？

石仲泉：因为级别很高了，面很大了，这和过去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从今年两会时那句“你懂得”就知道，调查周永康差不多半年了，纪检部门经过各种调查、侦破，一个个问题落实了，才在最近宣布正式查处的。

齐鲁晚报：对这场反腐风暴，也有人担心是一阵风。

石仲泉：这场反腐不是搞政治运动，是通过职能部门来反腐的，中纪委通过巡视和群众举报查处贪官，是在履行职责。群众举报，材料上来，就要核实调查。中央领导讲了，治标和治本相结合，先治标，积累经验，然后治本，加强制度建设，将权力完全关进笼子里，公开透明，让群众监督。有了健全的制度，有了强有力的执行举措，就不会成为一阵风。

解决制度问题， 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齐鲁晚报：从反腐倡廉的角度，邓小平的观点与习总书记所做的努力，方向上是一致的。

石仲泉：目前的反腐败斗争确实与邓小平同志的要求是一致的。他有一段名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制度建设更有根本性，要改革那些不好的体制和机制。说到底，就是要正确处理政府权力和老百姓利益的关系，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齐鲁晚报：许多人对“黑猫白猫”论印象深刻，但也有人把这个理论理解为“为了GDP或者政绩，可以抛开底线”。

石仲泉：这完全曲解了他的本意。“黑猫白猫”的提出，最初是讲在困难时期怎么调整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的问题。它是有前提、有底线的。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人把它泛化了，曲解了。

齐鲁晚报：人们曲解了原本的意思？

石仲泉：邓小平对坚持社会主义是紧紧抓住不放的。他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首先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动摇。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就是死路一条。那种将“黑猫白猫”理解为不择手段、不讲底线，不符合他的思想，而且完全歪曲了他的思想。

齐鲁晚报：现在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石仲泉：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才能将问题讲清楚，符合实际情况。比如，贪腐问题，有思想教育不落实，制度建设不健全和执行力不到位等多方面原因。还有，现在群众意见突出的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早就讲了，到20世纪末，可能会成为突出问题，提醒注意调整政策。但是，后来对这个问题口头讲得多，政策调整不及时，有顾虑；主要抓了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差别，但个体间的贫富差距的扩大还没有硬招。

齐鲁晚报：核心问题依然是选人用人？

石仲泉：不完全如此，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决定讲得很好，提得很及时。无论从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有一个深化改革，健全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的问题。体

系既要靠人来制定，也要靠人来执行，选人用人当然是关键。要解决制度问题，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改革攻坚， 要有邓公当年的勇气

齐鲁晚报：如今比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新老两次改革，有哪些相似，有哪些不同？

石仲泉：就相似方面而言有很多。比如，两次改革都是有阻力的，而且是很大的阻力。现在不完全是思想问题，还有一个既得利益问题。

齐鲁晚报：是要革人的命？

石仲泉：是要革人的思想的命，革不合理、不合法的既得利益的命。作为共产党人，你又要当官，又想发财，鱼和熊掌兼得，是不应该的。你要有个选择，当官就干干净净，发财就干脆辞官不做。过去不知道还有什么裸官，裸官还不懂。这两年才知道，裸官还不少，这在国外也少见。这些人真能算计，可谓机关算尽。现在中央下决心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你是裸官，对不起，就别干一把手了，最好别当共产党的官了。

齐鲁晚报：新老两次改革攻坚，不只是方向问题，还有勇气问题。

石仲泉：现在改革攻坚，一定要像邓小平当年那样，要敢于拍板，要有敢于担当、负责的精神。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就讲了邓小平讲的这个精神。我们现在全面深化改革，胆子要大，看准了就要去干，这就是邓小平的思想的延续。

齐鲁晚报：习总书记去广东调研，中央在上海设立自贸区，也有当年邓小平路线的影子。

石仲泉：小平同志当初搞特区，没有担当精神是下不了决心的。现在全面深化改革不能顾虑太多，不能再拖延了，还是邓小平讲的机不可失啊。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延续了邓小平的这个思想。

齐鲁晚报：的确，而且邓小平当初提出的一些纲领性的想法，现在依然没有过时。

石仲泉：邓小平有好多思想，都已经上升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今后，我们坚持这条道路走下去，还会用他的思想来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他过去讲的大原则性的东西，战略性的东西不会过时。今天的改革，就像一个接力棒一样，把政策承前启后地延续下去。